



珍藏本

珍藏本

中国十大孤本小说文库

【清】古吴娥川主人◎等著

生花梦全集

解学士诗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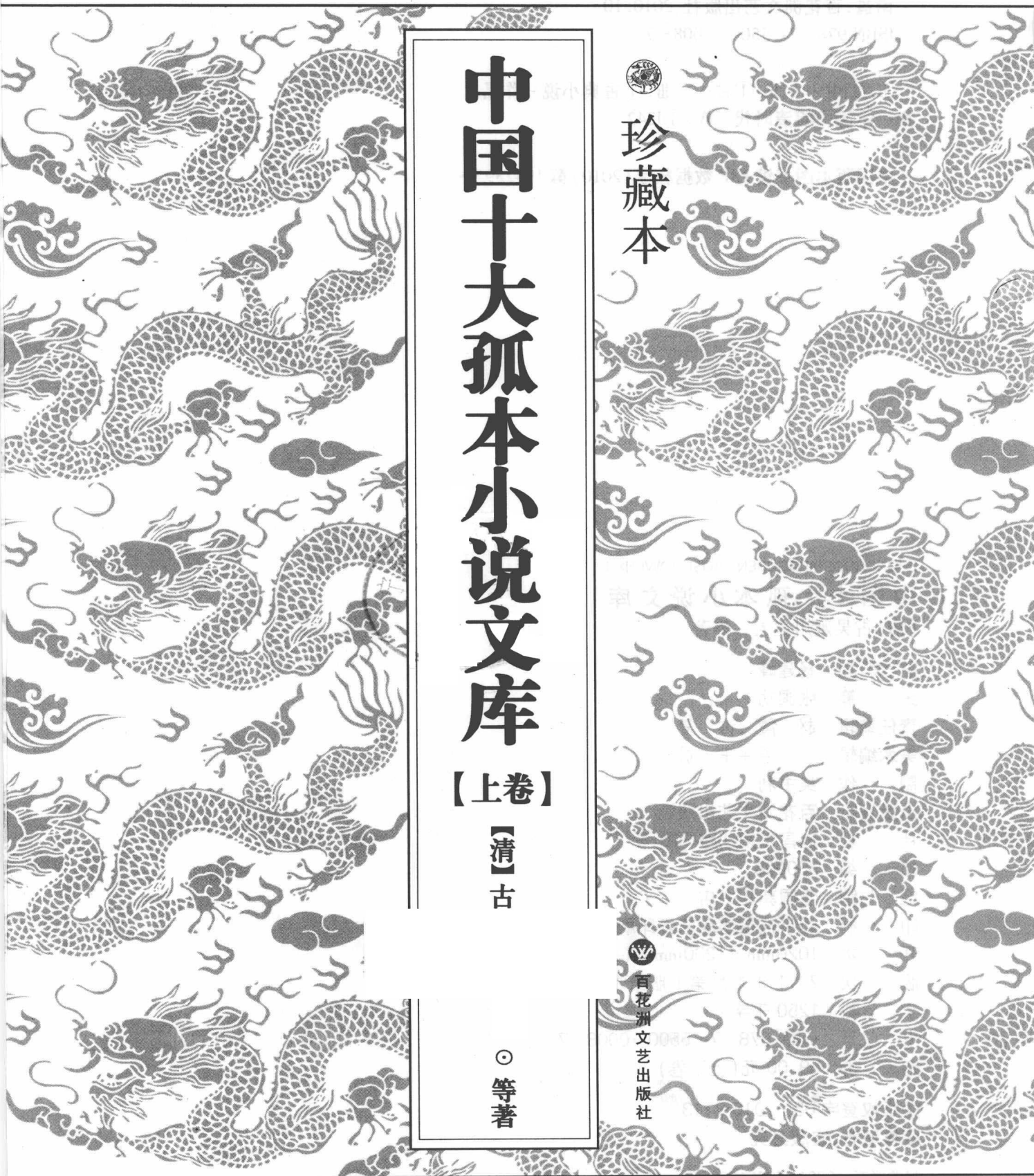
第一侠义奇女传

泪珠缘

红风传

上卷





中国十大孤本小说文库

【上卷】

【清】古

◎ 等著



珍藏本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十大孤本小说文库/(清)古吴娥川主人等著.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5500-0008-7

I. ①中… II. ①古… III. ①古典小说—作品
集—中国—明清时代 IV. ①I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4239 号

ZHONGGUOSHIDAGUBENXIAOSHUOWENKU

中国十大孤本小说文库

(清)古吴娥川主人 等著

总 策 划 杨建峰
统 筹 张国功
责任编辑 赵 霞 许 复
美术编辑 松 雪 + 王 进
制 作 吴书利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 310 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020mm×1200mm 1/20 印张 40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2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0008-7
定 价 59.00 元(上下卷)

赣版权登字 05-2010-113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中国十大孤本小说文库

出版说明

纵数千年中华藏书史,任何书籍一旦成为孤本,必然被束之高阁拒普通大众于千里之外。但恰恰在这些为数不多的孤本中,有许多密不外宣的内蕴,使人们“求孤若渴”。孤本由宋代起,造纸及印刷术在宋代开始广泛使用,大量中国典籍在宋代得以翻刻付梓,有专人校勘的册装图书大量出现,而时间、战乱、虫噬、霉变等成就了孤本。

什么是孤本小说?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而在国内外现存唯一的完整本,才可称为孤本。所以,确定孤本最重要的是依据,现今收目较多较全的《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小说书坊录》、《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日本大冢秀高的《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以及《中华孤本》是我们确定孤本的依据。正是由于孤本具有较高的版本价值、阅读价值、研究价值和收藏价值,我们在众多孤本中挑选了价值较高的十种编成《中国十大孤本小说文库》,以飨读者。

《生花梦》有“时癸丑初冬古吴青门逸史石仓氏偶题”的序,学界认为,此癸丑应是康熙十二年,而不是雍正十一年,更不是乾隆五十八年。作者古吴娥川主人,姓氏不详。他写了三部小说,继《生花梦》之后,有二集《世无匹》和三集《炎凉岸》,都署古吴青门逸史点评。这三部书中的《生花梦》和《炎凉岸》都是孤本,惟《世无匹》在大连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和日本东京大学各存一部。现将三书合为一部,名以《生花梦全集》,是娥川主人小丛书的首刊全璧本。

《解学士诗》有明刊本,但已无存。观存于北京图书馆的《汇纂校正解学士选》是清人郑象文刻本。此次点校出版改名为《解学士诗话》,意即以解缙的诗联缀而成的通俗故事。类于笑话,饶有风趣。诗话,是中国古代小说的一种形式,和评诗的论文不同。书分上下两层刻印,下层是《解学士诗话》,上层是杂选的通俗诗文,大部分原样保留下来了,但删了少数名为某状元作实则冬烘味十足的小诗。

《第一侠义奇女传》,石印本,四卷五十三回,演宋太祖征南唐,以小将高君保和侠女刘金锭的爱情与婚姻为主线的战争故事,以仙与妖的斗法,体现正义与邪恶之争。作品颇有传奇性,在民间流传很广。

演此故事的书另有《宋太祖三下南唐》。但两书相校,虽故事略同,但文字出入很大,如第一回,此书校紫贵堂本《宋太祖三下南唐》差异有七十四处之多;又如第五十三回,此书删宋太祖沉湎酒色的大段评论,增加了可读性。

《泪珠缘》是一部写儿女情的新著。文笔细腻,温柔缠绵,情缘掺着情愁,模仿《红楼梦》而情趣又不同于《红楼梦》;泪偿相思,痴情迷离,恩与爱杂糅在闺怨之中,类似《林兰香》而又不同于《林兰香》。赏心悦目,是一部很令人注目而又被忽视了多年的写情小说。

据《西谛书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晚清著名小说家天虚我生著的《泪珠缘》仅存十六回本、三十二回本、六十四回本。现校点出版的九十六回本,系民国十年上海中华图书馆再版本。各家书目均未著录,颇珍贵。因而编入“孤本小说十种”丛书中,并附林辰的“泪珠缘小考”于后。

《绣像红风传》三卷十五回,叙江秀英和荣玉卿婚姻事,悲欢离合情节奇巧。有图六幅,无序跋,无

中国十大孤本小说文库

出版说明





作者,清光绪丙午年(三十二年、1906)夏上海萃文斋石印本。现今出版的中外书目书均不见著录。

《百家公案》,一名《包公传》,十卷一百回,明钱塘散人安遇时编纂。最早的版本是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朱仁斋与耕堂刊本。无序跋,前附有《国史本传》、《包待制出身源流》,首有“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包龙图判百家案目录,”正文卷端题《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全像百家公案全传》,版心题《包公传》,现仅有日本名古屋《蓬左文库》收藏全本,江西省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各藏一残本。

此书对于产生于明末清初的包公案诸小说,有着重要的影响,只因版本珍稀难得,今始首次校点出版。

《温凉盏》,满汉合璧写本,三十八回,无回目,作者名佚,现仅存于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国内小说、俗曲等书目,均无著录。这是一部罕见的以满文“单字还音”的珍本。据研究,原作者可能是北方的汉族作家,满文译者是满人,成书可能在乾隆二十年以前。

《三教偶拈》是由写儒家王阳明靖难、佛家济颠显圣、道家许真君斩蛟三篇小说合编而成的,借以体现编者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所以取名。现存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首有署东吴崎人七乐生的序。有的学者考证,明代著名小说家冯梦龙曾著有《七乐斋稿》一书,他又是吴人,据此认为《三教偶拈》是冯梦龙所著。此说可疑,或为他人,或为假托。

《万锦情林》是明代分上下两层刊刻的几部小说集中最早的一种,保存了一批珍贵的小说。上层杂选唐、宋、元、明短帙小说,以及诗、词、歌、曲、本疏、对联、书判等,多种多样,类似一本以小说为主体的文艺杂志;下层是七篇明朝当代的长篇文言小说,文字优美,并附插图。书中的《钟情丽集》等作品,曾见于《国色天香》,但文字差异很大。特附校样两张,以见后者是删改本。校点时出于可读性方面的考虑,我们未取保存原貌的方式,据《国色天香》本作了订改。

《金谷怀春》是一部写爱情的小说,又名《怀春雅集》、《融春集》。作者不详何人,但见《百川书志》注为“国朝三山凤池卢氏表著,又称秋月著”。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中说是“前代骚人”卢梅湖著。此书大约产生于明中叶成化年间,在小说戏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明代戏曲家曾据以改编成《忠节记》、《怀春记》、《罗囊记》等有影响的传奇;名著《金瓶梅》曾引用其中许多首诗词;孕育了才子佳人小说的诞生。不见此书的单行本,校点底本自《花阵绮言》中引出。书署“吴门翰史茂生选评”,校点时删其旁批及总评。

《山水情》仅存于日本东京大学图书馆。原书封面已佚,卷首题《新编绣像山水情传》。首有署名“卓庵主人漫题”的叙,前四页已缺,存四面,仅有百余字可辨识,校点时删去。正文半页八行,行二十字,写刻。据字体、行款以及书中不讳“玄”字间或讳“检”字推测,当刊于明末崇祯、清初顺治之间。作者不详,据所演故事及语言判断,可能是江苏人。原书有旁批,校点时删去,只保留其回后评。

书叙卫旭霞与邬素琼的婚姻事,却以尼姑了凡为引线;因为了凡和旭霞私通,污乱了清规,终遭天谴,表现了作者的因果报应观念。此书类似才子佳人小说,又风格有异。

在编选这套小说时,我们参考了一些前人的研究成果,未及当面致谢,对此深表歉意,也欢迎读者对本书提出批评指正,以便提高我们的认识水平。

编者



中国十大孤本小说文库

总 目 录

上 卷

生花梦全集	一
解学士诗话	一一〇
第一侠义奇女传	一二一
泪珠缘	一九八
红风传	三七三

下 卷

百家公案	三九五
温凉盏	四九七
三教偶拈	五四〇
万锦情林	五九五
附:金谷怀春	七二三
山水情	七四四

中国十大孤本小说文库

总 目 录



中国十大孤本小说文库

生花梦全集

清·古吴

娥川主人
青门逸史

编次
点评



中国十大孤本小说文库

《生花梦全集》序

古人何以立言也？屈原夫妇喻君臣，宋玉神女讽襄王，皆以寓托也。《生花梦》何为而作也？予友娥川主人所以慨遇也，所以寄讽也，所以涵泳性情，发抒志气，牢骚激昂，淋漓痛快，言其所不能言，发其所不易发也。

主人，名家子。富词翰，青年磊落。既乏江阜之遇，空怀赠珮之缘；未逢伯乐之知，徒抱盐车之感。而以其幽愤播之新声，红牙碧管，固已传为胜事矣。迨浪迹四方，风尘颠簸，益无所遇，惟无遇也，顾不得不有所托以自讽矣。然则何为？曰：“吾欲有其遇而未得即遇，姑为设一不即遇而终遇者，用自解焉。”予因叹曰：“斯言也，发乎性，入乎情，钟情在吾辈，主人殆有独深者乎？”

盖遇也，缘也；不遇也，天也。夫既不遇，安必其有所遇；即不既遇，又安必其终遇哉。要之，均非人之所可必也。何也，皆缘为之，实天为之也。此《生花梦》之所由作也。

康梦庚，才士也。丰采如霞，肝胆若（霆）。（关）春风于兰桡曲渚，梦莺花于紫陌红楼。方青眼幸投，红丝风结，而又载沉载浮。天涯辗转于姻缘，固既遇而不即遇，则不遇而终遇者，岂天下事，大率无意而得，着意而失耶。贡、冯二女，才而贤，情而侠，更能颠倒豪杰，屈服须眉。虽蛾眉状元，红粉博士，何足拟之。然皆将合忽离，既得复失，遂至绿林埋艳而红袖销香，岂非始遇而转不即遇。殆伊遇止，互屈貔貅，夫妇而友朋，桂裳而兄妹，雌雄郎舅，巾帼夫妻。方惊欢之靡定，而好合之未繇。至玉面归诚，铁衣变相，始云和双抱，两弦并调，又岂非不遇而终遇哉。天靳于前，缘成于后。萑苻之焰既息，婵娟之气犹新。儿女情长，英雄气短。良可慨欤！独是两奇女，而康生卒兼有之。宜乎，天之初妒，缘之始蓄。艰难险阻，颠倒漂浮，迟之久而终乃合也。

是篇也，或为主人之慨遇耶？或以是寄讽耶？抑言其所不能言，发其所不易发耶？俱不可知。而第以挽回人心，维持世化，寓幻于侠，化淫为贞，独创新裁，别开生面，又岂与稗官家言所可同日语哉。故牢骚激昂，淋漓痛快，俾读是编者，无不无以涵泳性情，发抒志气。虽莫能禁人人之不慕其遇，而独不遽许人人之遂有其遇也。

予与主人，居同里，长同游，又同有情癖，知主人者深。故言之特真且至耳。他若屠氏之暴恶，俞四之知恩，钱鲁之骄奢，段勇之贪横，与贡鸣岐、邢天民、葛万钟之长厚，未必非各有所指，而无如主人之不予告也。书成，嘱予名编。予评点之余，叹其笔墨之妙，曲折变幻，如行文家；有虚实，有顿挫，有开阖，有照应，峰断云连，波平波起，空灵敏妙，几于梦笔生花矣。何花非梦？何梦非花？请颜之曰生花梦。

时癸丑初冬古吴青门逸史石仓氏偶题



中国十大孤本小说文库

《生花梦全集》目录

第一集 生花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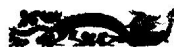
第一回	贡副使宽恩御变 康公子大义诛凶	五
第二回	老书生临江附异梦 小秀才旅店得奇闻	九
第三回	安排巧计淫尼借巧遇以兴灾 硬拉女情烈妇为奸夫而殉节	一三
第四回	太守为怜才公堂鞠鬼 臬台因选婿雪舫惊诗	一六
第五回	女婿特多心欲兼才美 丈人偏作色故阻良缘	二〇
第六回	真淑女赚杀假春容 假小姐吓走真才子	二四
第七回	神君里怒斩白蛇精 王屋山大破黄衣寨	二七
第八回	东园麋雅调自许同心 南国有佳人再谐连理	三一
第九回	白公堤青天遭霹雳 毗陵道黑夜走佳人	三四
第十回	虎头寨一女子屈服众英雄 豹尾关两桂裳权成双伉俪	三八
第十一回	非奸细计赚白衣军 是夫妻误认绿林妇	四二
第十二回	解重围偷儿报恩兼成伟绩 脱貔貅佳人换相并受荣封	四五

第二集 世无匹

第一回	摘槟榔老姑露口 操子母嗇汉劳心	四九
第二回	多情怜白面干白虹潦倒醉乡 贱价买黄金金守溪浮沉利海	五一
第三回	花烛下气倒丈人峰 风雪途误识奸雄面	五四
第四回	患难临头陈与权雪中遇侠 冤家狭路刘天相杆下亡身	五七
第五回	救饥溺暗里赠多金 为朋友热心得奇祸	五九
第六回	三司设计救危难豪杰遭刑 万金荐友人风云奸雄得路	六二
第七回	谋客货计赚井中人 露官银屈遭监下狱	六四
第八回	桃花马陌上聘佳人 玉洞轩垆头醉才子	六七
第九回	恶衙蠹坑人穷秀才望门堕泪 贤闺女矢志侠丈夫飞垣救人	六九
第十回	逃灾难举目无亲 救无辜挺身代辟	七二
第十一回	闹公堂村夫殉义 占田产恩妇离家	七四
第十二回	两头脱空负心人忒煞欺心 一计收罗长舌妇偏生饶舌	七六



第十三回	认假成真舅甥甥弄成活鬼 道真还假擒擒纵纵算就深机	七九
第十四回	授居停一女报德 投山左万里寻亲	八一
第十五回	临清驿气杀癞头官 大同府喜遇知心友	八四
第十六回	恩怨分明贤太守挂冠归去 贤奸报复小翰林衣锦还乡	八六
第三集	炎凉岸	
第一回	无意重交游惜头巾富儿趋势 有心招款洽指腹孕舅子证盟	八九
第二回	姐弟同谋激姐夫耻贫贱而悔约 亲翁诡计逐亲母乘患难以快心	九二
第三回	梦观音苦中作乐 缚和尚死里逃生	九四
第四回	痛遭漂没贫家妇看尽炎凉 惊散婚姻御史台尚存风烈	九八
第五回	辞婚媾贞女事空王 治强梁穷员遇天子	一〇一
第六回	忠言遇主老公公膝下无儿 孝道寻亲大哥哥眼中识弟	一〇三
第七回	我昔凌他他今制我势利徒满面羞惭 亲而不贵贵者为亲反侧儿甯身罗网	一〇五
第八回	永福庵夫妇重逢 巩昌府父子会面	一〇七





第一集 生花梦

第一回

贡副使宽恩御变 康公子大义诛凶

诗曰：

好事多磨最可怜，春风漂泊几经年。
戎间且有生香地，世上偏留薄命天。
假到尽头还自露，疑从险处更多缘。
毫端尚有余恩在，他日新声待续传。

词曰：

天与良缘成美眷，颠倒飘零，讨的春风便。铁石盟言终不变，黄尘塞草经磨炼。金革销沉红粉艳。百万男儿，拜个多娇倩。亲拥貔貅经百战，虎头幻出佳人面。

右调《蝶恋花》

这两首诗词，是道那全部小说的关键。大率婚姻一节，迟速险易，莫不有数。若月腴果裁，红丝曾系，便流离险阻，颠倒错乱，迟之岁月，隔之天涯，甚而身陷龙潭虎穴，势分敌国寇仇，也毕竟宛宛转转，自然归到个聚头的去处。苟非天作之合，纵使男欢女爱，意密情坚，才貌门楣，各投所好，或千方百计，挥金购求，甚有父母之命即专，媒妁之言更合，欢欢喜喜，道是百年姻眷，谁知百辆迎门，恰好三星退舍，究竟事终伏变，对面天涯。所以，人谋愈巧而愈拙，乐境愈遭而愈非。足见造物所施，往往出人意表。甚有一种极恬淡极平易的人，其平日所为，皆性分中事，并无一点妄为之心，与智巧之习，即以当声色货利之间，富贵显荣之遇，一毫无动于衷。即以处患难生死之际，兵刃反侧之余，亦处之不惊，而安之无怨。这等才是个有学问有操守的丈夫。然而，世人各逞其智能，各矜其伎俩，莫不窃笑此种真丈夫，为守老瓮牖的人，如朽木腐草之不足数。然天道好沉默而恶聪明，爱宽厚而厌苛刻，故往往祸中得福，绝处逢生。至于遇合之间，婚姻之际，以及功名之数，虽艰难挫折，终有极妙的收成。那些弄尖酸、使巧计的，千谋百算，想碎心机，意谓巧夺天孙，智穷造化，谁知恰恰的转与别人做便宜了。所以，在下今日造这部小说，原不专为取悦世人耳目，特与聪明人谈名理，与愚昧人说因果。但今稗官家，往往争奇竞胜，写影描空。采香艳于新声，弄柔情于翰墨。词仙情种，奇文竟是淫书；才子佳人，巧遇永成冤案。读者不察其为子虚亡是之言，每每认为实事，争相效学，岂不大误人心，丧灭伦理。今日与看官们，别开生面，演出件极新奇、极切实的故事。寓幻于侠，化淫为贞。使观者耳目一快。然不必尽实，亦不必尽虚，虚而胜实，则流于荒唐；实而胜虚，则失于粘滞。何也？盖笔非董狐，事多假借。譬如昔人事迹，岂无暧昧不伦。若竟为昔人护过，便似寿文、墓志、挽述、颂祝之谀文，而非劝惩警世之书了。岂非与昔人面目，相去千里。若据事直书，则未免招后人怨尤，犯时事忌讳。惟是易其姓名，混其出处，虽行事俨然在目，似与昔人风马无关，是转将实境仍归向泡影中去，不留些子挂碍，使色相皆空，但见天花乱坠耳。待我如今先说件最切近的新闻，把来当个引喻。

这节事不出前朝往代，却在康熙九年庚戌之岁，苏州吴江县，离城数里，有个乡镇，叫做耿村。民户虽不算稠密，却原有数百余家。这村中有个轻薄少年，唤做魏二。父母单挣这个种儿。家内尽是温饱。但这魏二，生性乖滑，不肯务本去学那躬耕力穡的事，一味习于游荡，博酒呼卢，与十来个恶少，酗酒成群，窥探人家闺阁，奸犯人家妇女，惹事招非，久为乡人所厌恶。年已十八九岁，父母见他不肯学好，也不曾打点与他成亲。他虽没有老婆，若论女色，倒也尝过百十多次。

邻居有个女儿，叫做殷胜姐，生来却有四五分姿色，倒也不像个乡间生长的，反是轻薄戏谑，装腔作样，见了人家俏丽后生，便眉来眼去，调引勾挑。虽是未出阁门的黄花女儿，早被村中那些狂荡少年，取乐个无忌惮了。就是魏二，也时常有一手儿。心下想要娶她做老婆，便好长久受用。几次在父母面前恳求，他父母知是个没正气的歪货，执意不肯扳他。过不多时，那殷胜姐已许了近城一个开布店的许十一官。这许十一官，为人却忠厚诚恳，本分经纪，绝不务外。

看官，你道那许十一官，这样一个好人，为何误配了这淫物？天理如此报他，不知天意最巧，后来才见造物的妙处。





却说魏二，正值新年初三，往城里游玩了回来。只因亲眷人家留吃了些酒，天已抵暮，到家尚有半里多路，忽抬头见一家门缝里立着个极美丽的女子，年方十五六岁，生得异样娉婷，天然秀媚，绝非乡村物色。魏二见了，魂飞天半。暗想道：“我日逐在此经过，从不见有这样个妙人儿。今日怎忽然遇此？我若得这样一头亲事，便千足万足了。只不知是那一家？”此时，新年光景，家家闭户，一时辨不出。走过了几家，复身转来，仔细一瞧，才认得，是训蒙顾先生的女儿顾一姐。他虽是寒素人家，却规矩最重，平日间绝不轻易到门首盼望。只因这日，父亲也同几个朋友，到城中寺院里游玩去了。一姐因同母亲，在门首闲瞧片时，不想被魏二一眼看定，偷油本相都露出来。母女二人，见魏二厮奸卖俏，忙忙的把门关上，往里头去了。魏二没法，只得回家，日夜模拟，茶饭也无心去吃。想得痴痴呆呆的，终日坐着叹气。父母见他这样光景，再三盘问。魏二正要发泄，遂把正月初三见了顾一姐的话，从头说了。又道：“爹娘若不娶这一位好女儿与我做亲，我就跳在太湖里死了。”父母是独养儿子，未免溺爱，转宽慰他道：“儿啊，你年纪长成，做爹娘的巴不得娶房好媳妇。明日就央媒人，到顾家去说便了。”魏二听了这话，喜得心花顿开，连夜自到媒人家里，叮嘱了一番，又许他另外相谢。

次日，媒人将命而往。顾先生夫妇，但知魏家殷实，却不晓得魏二是个浪子。顾先生终是斯文诚实的人。也不到邻里访问，竟自允了。魏二千欢万喜，准备纳彩行聘。一一从厚。顾家落后才知，魏二无籍。然已懊悔不及，无可奈何。不料是年，恰值水荒。二月间阴雨连绵，直至五六月，尚不肯晴。不但春熟全坏，无论高低田亩，俱一望汪洋，并土岸疆界，俱没在水中三四尺了。沿河人家，船都撑到家里。魏二不管年岁凶荒，却苦苦催父母毕姻。父母拗他不过，只得拣了六月十二，迎娶过门。恰好邻居的殷胜姐，也是这夜，许家来娶亲。

那魏二，巴到黄昏时分，发轿起身。花灯鼓乐，迎到自家门首。你道奇也不奇，魏二在花烛之下，正待交拜行礼，忽听外面呼喇一声响亮，如天崩地塌一般，四下喊声大震。你道为何？原来是夜疾风暴雨，太湖水决，从半空中冲涌而来。霎时间，耿村数百余户，尽淹在波涛中去。可怜万千生命，噍类无遗，庐舍什物，尽皆漂散。转眼间，尸横遍野，鬼哭人号。民间所厝灵柩，俱顺水而下。有时诗六首，备载于此。

其一：

水沸吴天路正穷，荒城禾黍吼秋风。
尸横野草青磷遍，樵汲奔涛白骨同。
入劫可怜千顷尽，救荒无策万家空。
伤心四境真蒿目，落日千山有断蓬。

其二：

荒村烟火失林皋，耒耜无烦胼胝劳。
盛世不闻天雨血，江城今见地生毛。
追呼已暂宽民隐，蠲赈犹难逮尔曹。
草野幸能逢圣主，侵渔早已戢奸豪。

其三：

流离转徙更难堪，时事艰危岂易谈。
江汉水光连亩浚，闾阎菜色满东南。
尘生甑釜虚炊汲，泥涨堤塘绝荷担。
最是上官怜岁歉，邠庖久已谢肥甘。

其四：

循良辗转恤民艰，勘亩亲行绝弊端。
白日饥民哀孔道，夜深疫鬼哭郊坛。
移民移粟今犹病，多黍多禽昔尚难。
纵使病瘥能群患，疮痍宁遽起凋残。

其五：

卖儿乞食遍街坊，目击无依太可伤。
少府金钱颁赈济，太仓玉粒咸输将。
转移沟壑诚何忍？迫胁萑苻岂易商。
欲绘流民图进告，太平天子正当阳。

其六：

回天无术点金难，此日三吴正倒悬。
鸡犬萧条应有泪，苍生憔悴欲无烟。



江淮遍下推荒令，郡邑分输赈粥钱。

料得灾民能就食，一时遐迩尽喧阗。

其时，魏二及邻居殷胜姐，俱逃不出劫数中了。惟顾先生夫妇，终是读书人，有主意，一见水决，各各奔出户外，大家抱着一扇板门。及至水来，任其东打西漂，却不伤性命。

是夜，许十一官，老早准备下乡迎亲。直至更余，尚不回来，心下着疑。正走出门，从桥上下来。只见水光浩渺，哭声隐隐，吃了一惊。知是水决，反立定主意，呼唤救人。一时间，惊动了准千准万的人，大家捞抢东西，那里肯救人性命。许十一官，只得自己跑下桥来，跳在一只船头上，两手搀人。不多时，扶救了四五十人。又一把搀去，却是个少年女子。不好也撇他在岸上，反叫人领到家里。自己又捞救了三四十人，方才回来，叫丫头拿干衣服，与这女人换了。见美丽非常，细细问他来历。你道这女子是谁？原来就是顾一姐。许十一官听说是好人家，待之以礼。顾一姐便恳求许十一官，访寻他父母，并魏家消息。正好，许家娶亲人，会水性的奔了回来，报说殷家俱已漂去。至第二日早晨，水势已平，访知殷胜姐已死。许十一官痛哭了一场，又出去问问顾家下落。恰好，正问着了顾先生，就是他昨夜救起来的。在岸头哭了一夜，不知妻子女儿死活。次早，见许十一官问他，便道：“兄如何问及小弟？”许十一官道：“昨夜小子捞救多人，不道老伯亦自在数。令爱也曾捞着，现在舍下调养哩。”顾先生听了，十分感谢。正待同他到家，只见一个妇人哭来。顾先生一看，认得是妻子，连忙搀住，说：“女儿已在此了。”大家到许家来。许十一官作了揖，顾先生向妻子道：“此位官人，救我父女性命，是大恩人了。”因请出女儿来相聚，夫妇感谢不已。顾先生要去问魏家消息，妻子含泪道：“不要问了，我方才亲眼见，魏家郎君已死，尸体尚在岸旁。”顾先生好不悲痛。许十一官转安慰了他几句，也备说昨晚娶亲，殷家女儿淹死之故。那顾先生忽想一想道：“我女婿遭此不幸，兄又丧了佳偶，似属天意。若不相弃，愿将小女作配吾兄，少报相救之德。”许十一官尚欲逊谢，幸诸亲百眷尚未散去，俱齐声道：“好，就趁这日，花烛酒筵，色色完备，拣个上吉时辰，配合百年姻眷。”夫妻恩爱，自不必说，顾先生夫妇，就依傍在许十一官身边过活。只因魏殷二人淫荡不检，终作波涛之鬼；顾许两家，仁厚有德，反成伉俪之缘。有只《黄莺儿》道：

半截雨连绵。遍沧桑，断火烟，灾民疫鬼真凄惨。饥荒眼前，啼号耳边，更兼冲决人流散。仗天天，一番颠倒，成就了好姻缘。

话说先朝，世宗年间，湖广黄冈县有个乡绅姓贡，名风来，字鸣岐，少年科甲，初任陕西西安府推官，声名正直，行取贵州道监察御史，寻升浙江金衢道金事。任满，又升山西驿盐道副使。历任多年，告病回籍。父亲也是甲科，官至太仆寺少卿。

这贡鸣岐，（自此，三百余字，原书模糊不清，大意是：贡鸣岐为人醇谨好善，待人以恕，处己以和，亲族有伶仃孤苦者，必出粟贍养；乡党有饥寒者，必出资救助。）好施广爱，惜字戒杀，本分中应行的好事，都不遗余力，毅然肯为，绝无骄矜之色。

一日，除夕，偶然到门首闲步，却见一人，身穿着件不青不白、准千补丁的衲袄，头上戴顶烂毡帽儿，手叉着腰，在大门首，一双眼骨碌碌望里头张探。看见贡鸣岐踱将出来，便闪了开去。贡鸣岐初不在意，只见那人又走拢来，倚在别人家门柱上，冷眼看着贡鸣岐，并不做声。贡鸣岐也仔细把他一看，见此人面带饥寒之色，双眉不展，若有所求而不得之状。贡鸣岐还认是寻他家里人讨东西的。不料那人见贡鸣岐看他，反仓皇惊遽，掩面而走。贡鸣岐见如此光景，知是穷迫无措的人，却可怜他。正待唤他过来问问，动了个周济他的念头，反因其慌张而去，转生疑惑。正待叫家人去唤他转来，忽遇一个熟识的朋友走过，见贡鸣岐在门首，连忙作下揖去，说了许多寒温，一拱而别。贡鸣岐再待看那穷人，已是不见影了，反快快的转身进去。暗想：“那人若饥寒求乞，怎见我并不启齿？若问家中人讨账，为何见我瞧他，反赧颜而遁？”再也解说不出。正是：

尔即有心，彼非无意。

转眼之间，一场把戏。

原来那人，就住在贡家左近不远，一箭之路，叫做俞四。只因生平好饮好赌，少时原有几分簪力，替人挑负货物，倒也趁钱。但是，趁得来往赌场中一光，或同几个弟兄，大酒大肉，吃个杯盘狼藉。到四十来岁，生意也渐渐衰薄了，儿女又多起来，只得借些重债，贩贩鱼儿，挑到市里卖几分度日。谁知食口众多，连本都吃尽了。不几年间，利上还贷，房租债负，堆积无偿；儿女啼饥号寒，难以过日，时常撞到街坊，向背人眼目的去处，每每做些不问而取的勾当。做得手滑，渐渐胆大起来。晓得贡家殷富，思量要替他出脱些儿，悄悄地挨到门口瞧瞧，算计夜来的路数，正好门上无人，一步步挨进厅后，窃探了些时。只见有个小厮走出来，见俞四张头望壁，便问道：“你找那一个？这里是内宅了，怎么直走进来？”俞四含糊应道：“我做小生意的，因过年没有柴米，将几件衣服儿，要寻位大叔们，当几百钱用。”那小厮道：“既是这等，到外头去。”俞四只得缩了出来，里边的路径已是熟悉，仍到大门口，先看个入门藏身之地。看来看去都不要帖，正在观看，忽见贡鸣岐走出来，已自心慌。落后又见贡鸣岐一眼瞧他，贼人心虚，却不知是矜怜他的美意。只道看破他行止，故此走了来家。

到得天黑，方去干事。窃见四周无人，闪身入内。茶厅上见有个绝大的进士匾额，便想：“此处可以容身。”就在遮堂上，爬了上去，伏在斋匾后面。那知贡鸣岐日间见了这人，心下终是疑疑惑惑，恐怕有小人起念。吃过夜宵，方待关门，自己却步到厅上，叫家人点了火把，各处巡照。一路问将出来。

俞四在斋匾里，正摹拟挖门的妙技，忽听里面一片声响，说是搜贼，渐渐走出茶厅。灯火照耀，如同白日。那俞四终久不是惯家，直吓得冷汗淋身，只吃察察不住的抖，反因慌张太过，在斋匾里响动起来。家人大叫道：“斋匾内有贼！”俞四听了这一声，吓得



魂飞胆落，一跤跌了下来。众人一齐上前拿住，缚的缚，打的打，闹做一团。转是贡鸣岐喝住道：“且不许乱打。”众人遂不敢动手。俞四听见主人解救，连忙上前，磕头哀告。贡鸣岐问道：“你实是那等人？为何不学好，做这犯法的事？”俞四哭诉道：“小人虽然下愚，岂不要性命。只因穷到极处，债负如山，老婆儿女，饥寒绝命。自想，不做贼，必然饿死。做了贼，必遭官刑。然幸而不败，尚是一条生路。故千思万算，必不得已，起了个贪财舍命的念头。不合误入老爷府中，罪已该死，求老爷大开侧隐，矜念小人贫穷所致，今日纵打死小人，亦不为过。但一家数口，必填沟壑。倘老爷怜有小人一命，则数口俱生，是老爷莫大阴功了。”贡鸣岐听到此处，转觉心酸起来。便问他：“住在那里？”俞四道：“小人就住在老爷邻近。”贡鸣岐道：“你姓什么？家中几个人口？”俞四道：“小人姓俞，家中妻儿子女，还有个七十岁的母亲，共是七口。”贡鸣岐点点头道：“你这个人，多应不会算计，致有今日。假如住在邻比，这般穷困，便该到我家来，把实情相告，我便周济你些，也不到如此落寞，转轻举妄动，做这辱没祖宗的勾当。今日幸在我家败露，若在别家做出来，就经官府，可不坏了一生的品行，面目藏在何处！今日是个除夕，明早便是新年，谅你没有措处。”因回头向家人道：“你可进去，取五斗冬米，两箍松柴，一坛酒，一方肉，并取十两银子出来。”家人领命，不多时取到厅前。贡鸣岐向俞四道：“这几件东西，你拿回去，且过了年。将这十两银子，有万不可缓的债负，还了几两。剩些儿，过了初五，做些小买卖，也可度日，切不可浪费，负了我一点热肠。”俞四听说，不但不处置他，转与他许多银米食物，喜出望外，连连磕头道：“多蒙老爷如此恩德，真是天高地厚。小人此去，当日夜焚香礼拜，祝愿老爷代代公侯。”贡鸣岐道：“不消谢我，你去罢。”俞四又磕了几个头，方才接了银子。贡鸣岐转唤个粗使人，相帮他搬了食物回去。那些家人，见家主把个贼来这等厚待，多有不平之意。贡鸣岐开言道：“这人虽然做贼，尚未偷我东西，又无赃据，且是饥寒虚耗的人，一打便死。虽做不得人命，却结下个怨鬼，与我有何冤仇，于我有何益处。我与他些东西，不但活他一门，且掩饰他终身之耻，你们切不可在外边声扬此事。万一旁人晓得，使他做人不成。有人张扬的，重责三十板逐出。”众人方不言语。正是：

一着饶人祸便消，况兼施惠更恩高。

若然此日行残刻，安得他年效薄劳。

俞四既得了命，反又拿了许多东西回来，与家中说知此事，无不感激赞叹道：“不想世间有这等好人，只是无可报答。”大家欢天喜地。

过了新年，俞四不敢忘贡鸣岐嘱咐之言，便学好起来，再也不去吃酒赌钱了。因想熟路好走，仍旧贩鱼米卖，却日日挑到贡家门前，欲待每次送他一两尾鱼儿，少尽恩意。谁知贡鸣岐日逐秤了鱼，价值七八分的，倒与他一钱，再也不讨便宜。俞四甚是过意不去，自此收心本分，尽可度日，外人绝不晓得，他有这一番话靶。

过了年余，贡鸣岐奉诏起用，升任山东观察使，免不得携家赴任。收拾行装，差拨仆从，忙乱了月余，才到布政司，起了勘合，讨下夫船，捡选上吉日子，别过诸亲百眷。这日起身出城，大排仪从，合城绅士，饯送旗亭，好不荣耀。逢州过县，自有驿递夫马，支拨应用。官府出郭相迎，一路风光华美。因要买办些绸缎动用之物，反纡道到了苏州，然后上镇江，竟在西门外京口驿住了船。贡鸣岐正坐在船舱里，忽听得外边一片喧嚷，逼近船旁。贡鸣岐正欲到外边，看看风景，便慢慢的踱到船头上。只见岸上，准千准万的人，蜂拥在一处。听见旁边人道：“奇怪，青天白日，在禁城地面杀了人。”又有人道：“只是这样一个斯文少年，怎胆力恁般豪壮。”又有的道：“听他声音，又不是本地人，与他有甚冤仇，值得拼生仗义。”众人议论，纷纷不一。贡鸣岐听见说话跷蹊，便叫打了扶手，随着三四个家人，踱上岸来，挤进人丛里去。众人看见贡鸣岐，气概昂然，定是河下官宦，连忙都让开条路。贡鸣岐挨进里头，只见许多穿青汉子，围着一个俊秀少年，不上十三四岁，短发齐眉，身穿儒服，却面如冠玉，一表非凡，像个贵家子弟。一把小匕首，鲜血淋漓的，掷在地下。只见那少年，神色不变，朝着众人，侃侃的说道：“这厮与我，虽无仇怨，然被仇怨者，正复不少。若提起那厮生平过恶，夺人妻女，奸人幼稚，白占田产，教唆词讼，小则倾家，大则灭门，以至结纳投降，霸截市肆，甚而兄妹鸩奔，子母磨聚，人伦已绝，良心尽亡，乃蛇蝎横行，而雷霆失震。即如姜仲宣一门被害，谁不惨目寒心。我虽系路人，无关利害，然堂堂六尺，见义不为，是为无勇；因明目张胆，殛此穷凶。知有纲常，而不知有祸害。虽杀身亦无所悔。今列位在此，只不过要我抵命，这却何难。我是烈性男子，不消你们举动，我自到府堂上，认罪便了。”说罢自走。那些穿青大汉，俱一拥而去。贡鸣岐一一听了，大加惊讶道：“少年中有此俊杰！”不免问个详细。便命两个家人，去请那位小相公转来。家人忙赶上去。方将入城，便扯定那少年道：“相公慢走，我家老爷请你转去哩。”众人听了，大嚷道：“那里来的野蛮，敢要抢劫我重犯！”那家人啐道：“背时的狗囚！山东按察司老爷，要问这相公说话，你敢恃强？”众人见说是大来头，便不敢撒野，反转口道：“去便去，只是就要交还我人的呢。”家人道：“不交还你，我们带了去不成！”众人一齐跟着，又再三叮嘱：“不要走失了。”家人道：“你一发说的好笑。走失了？少不得从岸上来，你们准百的人们看着，难道会水底下钻了去？”大家走到船前，众人紧紧守定船旁。此时，贡鸣岐尚立在船头上，一见那少年，便搀着手，往船舱里去了。未知那少年是何人物？且听下回分解。

总评：

贡鸣岐做好事，惟恐人知，是其人功德大学问处。康公子杀人救人，不沽名，不惜死，替他乡人申冤，为他乡人除害，义气激昂，更不可及。

又评：

俞四做贼，转得了便宜。然俞四后来，亦是知恩报恩的人。今之衣冠中，不能为俞四者正多。普天下贼心人，都看俞四榜样。



第二回

老书生临江附异梦
小秀才旅店得奇闻

词曰：

白发青衫何所遇？文章赖有知音。何期天意尚浮沉。功名虚往世，基业冀来今。未拟成均淹骥足，偏于润下投簪。闻言不觉义何深？饶他罗刹面，奋我圣贤心。

右调《临江仙》

话说那少年，姓康名伊再，字梦庚，乃是浙江温州府平阳县人。父亲康燮，字调臣，与贡鸣岐同年进士。初任行人司，秩满，迁户部主事。年近五旬，尚未有子。是年正值会试，康燮分校经闻，取中虞鼎等十八人，皆一时知名之士，朝议以为得人，将康燮加俸一级，升吏部员外郎。未几，又升江西督学金事。到任之后，公明廉直，振拔孤寒，绝请托奔竞之门，杜躁进夤缘之辈，上台无不推重。是时，临江府有个府学生员，姓伊名长庚，高才博学，深识远见。为文则沉郁雄茂，古劲闲肆，卓然大家。积学有年，几及耳顺，无奈是时文风卑弱，至于录科小考，尤清空浅薄。一往锐利者，尽皆列于前茅。即南宫棘省，亦无不以此种文字为利。至若伊长庚的文字，虽精当无俦，反嫌障滞。每逢宗师科岁，仅置三等。偶或幸列二等，到省觐时，又以深奥不通今为弊，往往落于孙山。若想要考在一等之内，是断断不能的了。然他志向不怠，自信益力，埋头刻苦，鬓发皓然。康燮正发牌，科试临江，出了个“不违如愚”的小题，作者纷纷以挑剔为胜。伊长庚是理学家，未免板重。又置三等。发落之时，伊长庚跪到案前，哀号涕泣，恳请出题复考。康燮抬头一看，见是个白发老儒，心中暗自好笑，便道：“本道试士，愿为朝廷得人，故鉴别甚公，持衡无弊。你文字不佳，姑降劣等，已属本道优容，为何辄敢鼓噪？”伊长庚哭禀道：“太宗师慧眼自是不错，但生员果然不通，即翻革亦且无怨。可怜生员弱冠采芹，即潜心古学，笃志纯修，沉埋四十余年，蹇遭屈抑，志不得展。幸遇太宗师，文光退被，慧鉴澄清，士林望为福星，茅茹咸归月旦。意谓夹袋可容，盐车得骋。不料又蒙沦弃，则今秋之望遂绝。若生员年未迟暮，尚冀将来。今生员老矣，此科失足，精神不能复振，可不负一生苦学，将老死瓮牖间耶。若太宗师必欲见责，愿触死宪庭，以释四十年儒冠之恨。”康燮听了这一席话，转打动怜才的念头。叹道：“年高不怠，其志可嘉。”因拈过笔来，就出一个题目，乃是“博学而笃志”一节，就令他当堂构笔：“若果然文理精通，自拔为优等。若仍是平常，不许再来混扰。”伊长庚听了，大喜道：“蒙太宗师垂情，生员当另出手眼，以见胸中抱负。”接下题目，见是个大题目，一发欢喜。就在旁边一张小桌子上，平心静气，异想天开，也不思索，也不起稿，提起笔来一挥而就。呈到案前，康燮见他下笔敏捷，已信是真才。及展观所作，觉精彩浩瀚，渊博深凝，俨然大儒气象，一扫油腔滑调。不觉喜动颜色，拍案叫绝道：“贤契负此隼才，可惜为时流所误，屈抑至今，使人有学海遗珠之叹。”遂大加评点，拔置一等第一。发落完了，退入后堂。忽传呼伊生员进见。伊长庚志气扬扬，径步入衙里去。见了康燮，忙跪下叩谢。康燮一手扶起道：“不消了。”便叫门子，拿交椅来，命他坐了。伊长庚鞠躬至地，再三感谢道：“门生此番倘非太宗师矜拔，则丧气终身，反为时流耻。今幸逢伯乐之知，更笃缁衣之好。生成之德，宁有涯量。”康燮道：“贤契晦迹韬光，其神已全，其力已厚，养冲识粹，鸣必惊人。且文章乃神物，岂能终抑。想龙头定属老成，贤契益当自勉，勿负老夫之望。”伊长庚答道：“多蒙太宗师属念，特恐功利钝，非文章可必耳。”康燮道：“贤契放心，今科本省主考官虞鼎，乃老夫本房中式，由翰林院庶士点定，最有才情，当作柬相嘱，定使拔为首卷。”伊长庚十分感激道：“太宗师培养之恩，如此高厚，门生自愧谫劣，何能当此隆遇。”康燮转留他用了小饭，又赠些乡试的盘费，方才出来。有诗云：

青衫白发老雄才，今日文章面目开。

纵使秋风能借力，不知天意属谁来。

康燮又欲按临他郡，只因夫人已怀孕三四个月，不便携带同行，遂封锁了内衙自去。

却说虞鼎，钦点江西主试出京，在路得了康老师书札，已自留心。到得省闱，关防缜密。伊长庚进了头场，七题入手，一气挥成，文思愈加精彩。自觉得意，帘官披阅之下，觉此卷另有风骨，如泰山河岳，视诸生卷皆莫能及，遂拟首荐。虞鼎暗暗使人到经房窃探，闻伊长庚头场已中，便已安心。谁知天定胜人，最难意料。至次场论判，指陈时弊，尤切实详明。正稿俱完，忽见个苍蝇飞在卷上，伊长庚恐怕污了墨，忙将彩袖一拂，不期撩着了烛煤，落在卷上，烧一个大孔。伊长庚气得捶胸跌脚，仰天号叫道：“罢了，天绝我也。”遂收拾笔砚，叹了口气，含泪出场。

却说虞鼎，试毕三场，取定数额，唱名填榜。却因前日老师嘱托，便一心注定伊长庚的名字，遇文字口气相像的，都拔了魁首。及至唱过十名，只是不见。忙叫住了，挨查卷内，将伊长庚卷，拔在前些。谁知挨拆到底，并无此卷，已自惊讶。遂查未中式落卷内，仍是不见。及细查经房，只有头场，并不见有二三场卷。诘问外帘，始知二场卷坏，已贴出了。虞鼎不胜叹惜，众帘官尽为扼



腕。不料，伊长庚是夜出场，回到下处，呕血数碗，水粒不进。下处着急，连忙叫只小船送他回家。

此时，康燮考毕了九江府，计及夫人胎孕，已将满足，仍回临江。闻知伊长庚下第之故，好不可怜。过了数日，康燮忽梦见伊长庚来谢他，说到落第之际，言皆凄惨。康燮亦呜咽下泪，欲要留他细谈。伊长庚道：“门生总是明日要来。”说罢就走。康燮醒来，觉泪痕犹在，十分惊讶。

次日傍晚之际，康燮独自个坐在书房，翻阅报部文卷。忽抬头见伊长庚，冉冉而来，仍是旧时模样。走进内衙，却笑容满面，绝非夜来之状。康燮立起身，正欲行礼，只见伊长庚并无半言，也不作揖，往内便走。康燮惊疑莫解，尾之而进，直入卧房，悠然不见，夫人已是分娩。康燮早知其故，却不说出，便问：“生的是公子么？”丫头道：“正是一位公子。”康燮惊喜非常，忙差人到伊家去问，果然适才死了。康燮明知伊长庚投胎做了儿子，是报他知遇之恩。遂将儿子，取名伊再，字梦庚。又查伊长庚遗有二子，都替他进了学。闻他家事消乏，又扶持置了些田产。有阙《玉交枝犯》尾曲儿道：

从今父子，却原来夙世生师。今生慧业，前生事误，儒冠都在书诗。严父，严师，两为之。生我成我，皆恩赐。〔五供养〕南官虽点额，莫嗟咨，转世蜚鸣信有时。

康燮年逾半百，忽举此子，三朝满月，庆贺盈门，夫妻二人不胜之喜。过了年余，康燮提学俸满，升了湖北布政司参议，反因刚直峻厉，与抚台不合，被劾回家。

却说儿子康梦庚，只因生前积学，赍志而歿，托生做了康燮之子，仍是夙世带来的慧性。才交两岁，便能识字。见书上容易字眼，便伊伊唔唔的念将起来。父亲疑是有人教导的，又另取一本书，指与他看，依旧也认得出来。康燮大以为奇，十分珍爱他。到了四岁，便能出对。五岁即会写字。于是平阳一县的人，都传扬开去，说是康乡宦家出了个神童，无不赞美。那些读书朋友，都做成联句，请他属对，他都应答如流，略无难色。也有求他和诗的，也有求他写扇的，往来不绝，门庭如市。这康梦庚倒也应接不暇。时人有诗赠他云：

康君甫五龄，夙慧本天生。
秀夺乾坤气，灵鍾河岳精。
属联夸敏妙，书法更纵横。
国瑞诚无忝，才华愧老成。

康梦庚到了六岁，颖悟非常，且智识先人，言词出众。至于论断事宜，更有一种奇侠之气，肝肠激烈，绝非少年可能。父亲见终日缠他的人愈多，恐怕荒废学业，便请了一个名师金先生，是本庠名士，聘他在家。康梦庚到了馆中，见过师长，然后肄业。不想他一见了书，不消熟玩，略过眼便能成诵。也不消讲解，略提点，他已贯通。先生也十分称赞。自此，外边的人，见他已在馆中攻书，不便再来缠扰。虽不断绝，已自少了好些。

一日，夏天酷暑，金先生觉得馆室烦闷，却移一桌到轩子里坐。只因地间有些高低，桌子再放不平，便呼馆童到天井里，拾块小砖来，衬了脚，方才平了。金先生喜道：“此砖块，为物虽贱，甚是得用。可见随材布置，天下原无弃物。”因作诗云：

碎掷空阶器未成，谁知赖尔便支倾。

金先生先成了首二句，结语尚未成韵，正在思索，康梦庚从旁接口道：

虽然不得登台阁，也与人间抵不平。

金先生听了，更是称奇。想道：“此子髫髻之年，诗才如此隽妙，观他口气，知后来，虽未必拜相，亦断非常人。”

忽一日，有个吏员，叫做王仲吉，在福建做了一任县丞。偶然到平阳经过，闻康梦庚有神童之名，也来拜他。康梦庚虽则出来接见，然薄他是个滑吏出身，却不十分敬重。王仲吉便开言道：“小弟风尘末吏，僻处天南。夙闻吾兄盛名，心仪久矣。今特奉访，实欲就教词坛，以瞻丰采。”康梦庚道：“学生幼稚，知识未开，不过略识之无，戏操笔墨，谬为大君子所器，方切惶汗，何敢又当先生枉驾。”王仲吉道：“吾兄旷世仙才，当今国瑞，何乃过谦若此。小弟今日此来，实思抛砖引玉，不知肯辱教否？”康梦庚道：“弟恐文义鄙浅，见笑大方。果有尊句，请先命笔。”王仲吉道：“僭先了。”口里应着，心下还只认是：“五六岁的童子，不过勉强扭合，只出个三字对儿与他对。”道：

云匝地

康梦庚略不经意，即随口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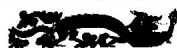
水连天

王仲吉见他出口敏利，不假思索，便又出一对道：

培植下士

康梦庚暗想：“培植两字，土字都在旁边，与下字不相映合，便无意味。”知他胸中有限，便也用两个偏旁字，讥诮他道：

俯仰上人





只因这四个字，触着王仲吉的脚色出来，不觉变了颜色，半日只不做声。因又想出一对，作要他道：

三子成孱，此子无非小子

康梦庚也知，是故意轻薄他年幼。便不慌不忙，随口答道：

两虫作蠹，其重有似大虫

王仲吉听了，先前的还略略带些讥讽，这一联却明明痛骂，便怫然不悦道：“兄虽这样聪颖，出语还该稳重。”康梦庚道：“学生拙字成文，不过要与首联对合，取义故未深究。不知有甚不稳重处？学生实坐不知，幸先生明以教我。”王仲吉虽明知欺侮，却自说不出来，又羞又恼，只得说道：“小弟尚有一联，更欲借重。”康梦庚道：“既承台命，何敢惮烦，一发请教。”王仲吉想了一会，忽说道：

人加于我，我加人，人独无仁

康梦庚随口应道：

吏即为官，官即吏，吏真有利

这一对，把个王仲吉一发气得火星直爆，便发作道：“孩子家学这等轻薄，若以此处世，恐为取祸之道。”康梦庚听见骂了他孩子家，也大怒道：“彼此应酬，原系文墨雅道，怎出言如此村野。若县丞可以祸福人，则吏员之威亦赫赫矣。”王仲吉道：“你只恃父亲荫下，略无忌惮，终身之忧，自在他日。今日也不与你计较。”康梦庚道：“幸是父亲荫下，却不曾仰人鼻息，窃人权势，好不扯淡。”王仲吉见语语刺心，只大嚷大闹。待要手舞足蹈起来，亏得众家人，如飞报知康璧。康璧连忙走出厅来，着实赔情。把儿子责备一番，又向王仲吉解释一番。王仲吉见康璧赔了礼，反不好意思，只得忿忿的出门去了。自此，康璧吩咐了管门家人：“凡是会小相公的，只说往山中读书，一个也不放他见面。”康梦庚转得埋头攻书。

到次年七岁上，文艺已是精通。不料，是年母亲已歿。不止半年，康璧也成了痰疾，相继而亡。康梦庚辍踊哭泣，哀毁尽礼。丧服甫毕，到九岁，就进了学。合城士夫之家，俱欲与他联姻，他却目空今古，定要娶个绝世佳人，那寻常脂粉，漠不关心。但与他作伐议亲的，俱一例辞谢。

到十一岁上，不期昔年与他口角的那个吏员王仲吉，果然到京里，用了些银子，托了些势要，恰谋升了平阳县知县。只因睚眦未释，积恨在心，到任之后，又闻康璧已死，存有个报复之念。康梦庚是伶俐的人，已知他来意不好，即收拾了千金，往布政司起了纳监文书，竟到南国子监，援例坐监读书，把家中一切事情归结停妥，托与一个诚实忠厚的老苍头掌管。王仲吉知他已不在家，也只罢了。康梦庚却一心在监用功。坐到年月满了，便想出外游学。

是年已十三岁，便有个访求淑女之意。金陵名胜，领略殆遍。因他眼界太高，视为无物。或貌不称才，才不称貌，都不离目。闻苏州佳丽，便拟一游。带着两个家人，一个叫做朱相，一个叫做王用，到水西门觅下了一只江船。渡过了江，到镇江府，也待盘桓几日，便在城里寻了个下处住着。天色尚早，在街上闲走了一回。抵暮来寓，店家搬进饭来，只听得隔壁有小木鱼声，在那里念金刚经。康梦庚便问店家道：“这邻居是个庵院么？”店主人道：“不是庵院，是在家出家的，老夫妇两口儿，吃斋布施，极是好善。这是他老婆子，在那里诵经，老儿在外头做法会，尚不在家哩。”康梦庚听着，也不在话下。吃完晚饭，因船里不自在了，思量早睡。睡不多时，只听隔壁小木鱼声渐渐息了，经已念完，忽叹口气儿，呜呜咽咽的哭将起来。口里絮絮叨叨，不知说些什么。康梦庚疑惑留心。要听，再不仔细。又听了半晌，忽放声号哭起来。说道：“世间恶人也多，再不见丧心到这个地位。与他又无仇恨，杀了他夫妇两口罢了，只两岁的一个小孩子，晓得些什么，也把他杀死。人说天理最近，报应甚速，这等看起来，何尝有甚报应，天理也是没有的了！”说罢，又号啕痛哭。听得那老儿也回来了，反埋怨那婆子道：“你怎不知利害，沿街浅巷，万一被人听见，吹到他耳朵里，我这两口儿，都是个死哩。”那婆子便不做声。康梦庚逼清听见，大骇道：“清平世界，难道有如此穷奇！这等说起来，则他一家，已抱奇冤异屈。若一郡之内，不知人也杀害过多少了。我生平最有肝胆，终不然这样不平的事，竟坐视不成。好歹明日叫他来，问个明白，就替他伸一伸冤，也除了镇江一郡的大害。”说罢自睡，一夜里，但闻有悲咽之声，却并无言语。有诗为证：

情词惨切不堪闻，生死关头说与君。

赖有平阳贵公子，千秋意气激孤云。

到了次日，康梦庚侵早起来，就叫店主人，请那老儿过来讲话。那老儿不知就里，连忙走来。康梦庚叫他到房里坐下，问道：“老丈尊姓？”老儿道：“姓韩。不知相公有何事呼唤？”康梦庚道：“昨晚偶闻老丈家中，似有冤屈事情，特请来相问一声，并无别话。”那韩老儿见查问他夜来之言，知已漏泄，恐怕惹祸，转慌张掩饰道：“老妻因死了两岁的一个儿子，故此在那里怨天恨地，不期惊动了相公，着实有罪，但并没有甚冤屈之事，相公敢误听了。”康梦庚道：“岂有此理，这件事我明知不平，正欲为老丈伸一臂之力，如何转要瞒我。”韩老儿连忙摇手道：“相公莫说罢，留我这穷性命再活几年，不要你招揽些祸事出来，害我受累。”康梦庚笑道：“怎这样害怕。你好好对我说知，还你没事。若执意隐忍，我便到县里出首了。等官府拿你去问，怕你不说。”韩老儿见康梦庚压量他，无奈何，只得苦告道：“说便待我说，只是相公真个莫要连累我。”康梦庚道：“这个不消你叮嘱。”韩老儿方直说道：

